

新观察

从理论层面思考如何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首先明确儿童文学美学特质的内涵。

我把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归纳为四点：简约之美、朴素之美、轻易之美、志趣之美。之所以把简约之美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认为简约之美最能显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不同。

简约是大道至简，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家·高奇曾经归纳说：“一般的方法论原理涉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概率论、简约性和对假设的检验。”他特别提到“简约的模型经常能够得出更高的准确性”，这里所说的“更高的准确性”，也可以视为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在儿童文学这里也是如此——简约的模型经常能够达到更高的准确性，能够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简单与复杂的融合、协调之美谓之“简约”。吕埃勒在《数学与人类思维》一书中说：“数学的美妙在于它揭示了该学科要求的严格逻辑框架中同时隐存的简单性和复杂性。当然，简单性与复杂性之间的相互交融与紧张关系，也是数学之外的所有艺术与美的一个基本元素。事实上，我们在数学中发现的美必定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人类本性之美有关。我们同时被简单性和复杂性这一对矛盾的观念所吸引，令我们非逻辑的人类本性很受益。”

俗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简约既不是简单，也不是空洞，并不与复杂性相矛盾，而是浓缩了巨大的丰富性，抓住了事物的精髓，洞悉了事物的本质，简约是大道至简，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句子写得长就精彩吗？

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简约之美？普希金说：“‘一大早’，这样写就蛮好，可他们偏要这样写：‘一轮旭日刚把它第一束光芒投射在红彤彤的东边天穹’，难道说，句子写得长就精彩吗？”与那个长长的句子相比，普希金的“一大早”就是简约之美。

《活了100万次的猫》是绘本中的经典，故事非常丰富，但丰富故事的简约模型是什么？我曾听三年级的小学生讨论这部作品，有一个说：“这个故事写的就是找到了真爱，活一次就够了。”另一个说：“爱过才活过，没爱过，就算活一百万次也等于没活。”我觉得这两个小学生讲得非常准确。倘若要表现“活一次就够了”的爱情，成人文学会做出怎样的艺术呈现？我相信与《活了100万次的猫》会大为不同，也许是复杂的情节、多元的人物或是曲折的剧情。但绘本用简约的审美方式，让小孩子们简单明快地理解了爱情的真理。

不妨再举点简短的童诗童谣的例子。传统童谣《哈巴狗》只有二十个字：“一只哈巴狗，蹲在大门口，/眼睛黑黝黝，/想吃肉骨头。”这首童谣可以说是肖像刻画和心理描写的典范，其简约的艺术表现，并不亚于诗人的艺术功力。比如薛卫民的童诗《全世界有多少人》：“全世界有多少人？/嘻嘻，/哈哈！/全世界有多少人？/猜吧，/查吧。/全世界有多少人？/猜的——直拍脑瓜。/查的——比比划划。/全世界有多少人？/嘻嘻，/哈哈！/全世界有多少人？/我不用猜，/我不用查。/全世界有多少人？/就仁：你、我、他！”这首童诗读起来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却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再如李少白写的

简约之美：儿童文学艺术的难度和高度

朱自强

《回家看看》：“一手敲门，/一手捧机，/右手筷子，/左手手机，/嘴说再见，/眼盯手机，/回家看看，/看着手机。”这首诗以简约的方式，准确地触摸到了时代脉搏，揭示了新媒体不当的使用对人性的异化。再如西尔弗斯坦的《音乐生涯》：“她想弹钢琴，/手却够不着琴键，/当地的手好容易能够到琴键，/她的脚却够不着地面。/当地的手终于能够到琴键，/脚也够到了地面，/那架老钢琴她却不再想弹。”成长中，能力无法实现愿望的尴尬，有了能力却没有了愿望的无奈，仅用寥寥数字就揭示了出来。

长篇作品也蕴含着“简化”的艺术

本质上简约之美与篇幅长短并无绝对之关系，有些长篇小说中也有简约之美。

我们都非常熟悉E·B·怀特的《夏洛的网》，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伯生死相许的友情就浓缩在这一段话中：“整个冬天，威尔伯看着守着夏洛的网，好像保护他自己的孩子一般。他特地在牛粪堆里，靠近栏杆的地方，为那小包挖了个坑。在寒夜，他就躺着，使自己的呼吸，正好温暖它。对威尔伯说来，生命中没有比这个小圆包更重要的东西了。其它一切都无关紧要。他耐着性子，等待冬天结束，期待小蜘蛛的出现。”

西顿的长篇动物小说《熊王》的艺术修辞很特别，整本书16章的题目都与水有关。这本书的简约之美就是用“水”的隐喻来呈现的，作家用“水”来隐喻熊王的性格、命运——渴望自由，但却无法得到。在小说的高潮处有一段文字，表面上是在写水，其实还是在写熊王的命运：“发源于高耸入云的谢拉山麓的那条河，弯弯曲曲，越流越宽，长流不息。它流下高山，穿过森林，并且也曾冲破人类设置的种种障碍，奔腾咆哮着淹没过平原，强悍一时。然而，最后还是被迫归入海湾，被淹没、被吞噬了。尽管它不甘如此。”

杰奎琳·威尔逊在成长小说《1+1=0》中颇具慧眼，发现了双胞胎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造成的自我遮蔽以及互相抵消。数学公式本就是简约的，儿童文学作家加以借鉴和化用，用“1+1=0”这一富于意味的巧妙比喻，达成“1+1=2”的结果。经过裂变，双胞胎两个人既拥有各自的自我，又息息相通，汲取了对方性格中优秀的部分。勃兰克斯将安徒生童话《丑小鸭》解读关于人的定义的文本，他说：“你可以去问一问安徒生：你是怎么给人下定义的？他恐怕会这样来回答吧——‘人就是在自然的养鸭场里孵化出来的白天鹅。’”勃兰克斯显然指的是《丑小鸭》里的这句话——“要是一个人天生就是白天鹅，那么哪怕他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将人的出身、成长环境与未来发展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凝练地概括了出来。

我曾在《儿童文学概论》中说，儿童文学就是一种“简化”的艺术形式，正是因为被简化，它才能够更鲜明、更清晰、更准确地切近事物和生活的本质。

写出简约之美是有极大的艺术难度的，不过有难度才有高度，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包括跨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成人文学作家，接受这个有难度的挑战，走向更高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境界。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纪念

人生难得一知己

——怀念樊发稼

刘崇善



2010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期间，作者(右)与樊发稼(左)合影

“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我今年92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与发稼相识，算起来也有40多年了。我俩不仅兴趣、爱好相投，而且性格、脾气、秉性，彼此也都十分了解。发稼是老钢琴师却不再想弹。”成长中，能力无法实现愿望的尴尬，有了能力却没有了愿望的无奈，仅用寥寥数字就揭示了出来。

我与发稼结缘从《少年文艺》开始，它创刊于1953年，那时，我俩都是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大学时代，我就爱好儿童文学，记得写的第一首儿童诗《金达莉》，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而相隔不久发稼发表的《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据他后来说，也是自己写的第一首儿童诗。从那以后，我俩对彼此的名字就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回到《少年文艺》担任诗歌编辑，他则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儿童文学研究，我们才真正建立了联系。开始，我和发稼的联系，大多是信件的来往，在信中谈各自的经历、创作和思考的问题，彼此才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他对自己发表处女作的《少年文艺》很有感情，即按月寄赠新出版的刊物给他，而他也回赠由文学研究所主管、出版的刊物《诗探索》给我。直到有一次，大约在1981年的秋天，发稼回京探亲，我邀请他返京的时候来我家做客。这时，我俩才第一次见面。

那天，他来我家的时候，还带了家乡的特产崇明米糕，以及自家种植的俗称芦菜，即甜高粱，也叫“二代甘蔗”。而在当时我与亲友往来中，馈赠的都是从商店购买的各式糖果、糕点，从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礼品。由此看出，发稼质朴、忠厚，也不矫情、做作。这份礼物，给我一种特殊的惊喜和亲切感。直到今天，每每想起来，似乎口中仍留有余香，又甜又糯。

我也曾向发稼约稿，希望他将近作给刊物发表。也许他那时一心扑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上，反倒是在发稼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儿童文学部分的时候，他竟想到了我，约我写约两千字关于贺宜的条目。我珍惜他这次的约稿，可是，正值我爱人因抑郁症住院，我必须去医院陪护。尽管《少年文艺》主编任大霖破例让我带了稿件在医院办公，附带照顾病人，然而我对在这特殊条件下的写作成果并不满意，却又没法查找资料将它写好，遂不得不求助贺宜，最后经他详细修改才得以完成。这份珍贵的原稿，我已与其它书籍、资料一并捐赠给了浦东图书馆儿童文学基地。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性的各种创作和研讨会议特别多。我与发稼都是许多会议的亲历者，因此，我俩见面的机会也特别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82年7月《儿童文学》在烟台召开“全国儿童诗创作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儿童诗研讨会，王一、金近、金波、圣野、张继楼等儿童诗人都参加了，主要是探讨儿童诗创作问题，以促进儿童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特点是畅所欲言，敢于批评、争论。发稼与我不同，他显得沉稳、内敛，轻易不表示态度，表现得宽容、大度。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发稼曾一度出现分歧。不过，我和发稼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处世方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我俩的感情。

任溶溶曾在电话中温和地批评过我：“古人说：做人要内方外圆，你是内方外方。内方是好的，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外圆并不是圆滑，而是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什么事可以沟通、商量，即使你是对的，这样做，别人也乐于接受。”从我工作开始就与任溶溶做同事，我非常了解我，时时提醒我“不要得罪人”，然而我

本性难改。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与发稼相处这么多年，而且感情越来越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与发稼的待人处世有很大关系。

发稼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上至各级领导，下至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文学爱好者，大家提到发稼，没有人不夸他好的。发稼待人热情、真诚、乐于助人，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恩泽，从心底里崇敬他。对此，我更有深切的感受。1986年，我利用母亲的旧居，创办了第一个作家沙龙“泉舍”，开展各项文学活动，包括作品研讨、作家聚会，甚至为外地来沪的作家提供食宿。依我的经济条件，全靠工资、稿费，很难应付日常开支。发稼知道以后，第一个写信给我，表示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了解他并不富裕，所以被我婉言谢绝，可他一再与我商量，最后决定临时借给我一笔钱，以应急需，才解决了我当时窘迫。发稼待人如此慷慨，他自己却是我朋友中最节俭的一个人。他的衣着很朴素，出席会议或参加重大活动，总穿着那套深色的旧西服，一双普通的皮鞋，似乎没见他添置新的。他在北京生活，平时外出很少叫出租车，有时开会可以报销，他也不怕麻烦，硬是要挤公交车。

前面写了我与发稼结识的经过，以及对他的生活、为人处世的印象。但更想说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从他开设博客得到的启示，学习他每天敲点文字，从搁笔很久又开始练笔，并写出了几本新作。另一是退休以后，我创办《作文大世界》，请发稼担任编委，他为我的这份事业竭尽全力，作出令我感动的奉献。发稼自2011年8月开设“樊发稼博客”，到2017年1月，他每天都在写，6年5个月至少写了2500篇各类文章。这些文章无论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干预生活，都写得言简意赅，文笔越发老练，时而犀利，时而温和，时而严肃，时而调侃，写得得心应手，令我十分敬佩。这些“博文”成了我每天必读的范文、学习的教材。我决心向发稼学习，自2013年7月也开设了“刺猬诗人的博客”，作为一种练笔。在我写博客过程中，发稼始终给我鼓励，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动力。最初，他读了我的《刺猬系列童话》，即写了《为刺猬喝彩》，又将这些童话取名《锦囊“妙”计》，编入“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绘本”。我在博客中写的短诗计有85首，汇编成《给孩子们的诗》，发稼还为此书作序。这两本书也许是我留给孩子们的礼物，而它们却是在发稼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赠物恩情，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这两本书，就会想起发稼。如果不是他，我又怎会像他那样写下去，又怎会完成这两本书的创作呢？它们凝结了我和发稼的感情，是我俩深厚友情的见证。

2000年初，我主编的《作文大世界》创刊，这份刊物更拉近了我和发稼的距离。《作文大

世界》定位于由作家来指导学生写作。发稼从一开始就十分赞赏这份刊物，撰写了《后来居上，卓尔不群》的推荐文章。他为刊物写指导性文章，提供示范性的童年散文，点评大量学生习作。还在他的博客上，不时连载《作文大世界》各类文章、活动报道、刊物目录，不遗余力地为刊物宣传、推广。他的博客几乎成了《作文大世界》的“公众号”。办刊物是一件难事，像这样一份民办刊物，自筹资金，自办发行，更是难上加难。发稼多次提出不要支付他稿酬，但既办刊物又怎能不付稿酬呢？虽然没有采纳，但心存感激，感谢发稼和众多朋友对刊物的厚爱和支持。2016年8月，《作文大世界》问世16年后终于停刊。最后一期，我没有写停刊启事，而在扉页上录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的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期刊物也没赠送朋友，但发稼几次说他没收到。直到最后一次来上海，还是向我要了一本，可见他对刊物的感情多么深厚。

另外，有两次重大的活动值得一提。一次是我以《作文大世界》的名义，为发稼举办“庆祝樊发稼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活动。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时隔两年多，发稼还在给我的短信中提到：“那次你不辞辛劳，自费专程赶去祝贺，眷眷兄弟情谊，永铭心中！”因在此次活动的报道中有“《作文大世界》主编刘崇善专程由上海赶到会场，带来了上海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贺信”，我开玩笑地对发稼说：“那次我也没有白去，这是在为《作文大世界》做‘免费广告’啊！”2006年2月20日，发稼再次来上海，这次他准备宴请上海的作家朋友。这年恰好是发稼70岁寿辰，我遂专程赴沪为发稼祝寿。遂于2月21日在淮海路南宾馆举办了“庆祝樊发稼先生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到场的作家有樊发稼、任溶溶、圣野、任大星、孙毅、张秋生、汪习麟、陆梅、殷健灵、郁雨君、任哥舒、程逸汝、章大鸿、刘崇善和发稼的家属。2014年4月3日，发稼与上海作家再次聚会，除前次参加庆祝活动的部分作家以外，还有张锦江、简平、周基亭、郁雨君、刘保法、黄亦波等参加了这次聚会。聚会定在蓝桥远望洋宾馆旋转餐厅，大家一边欣赏黄浦江灯光璀璨的夜景，一边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发稼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在2018年10月，不过他并非前次来上海朋友们最后告别，而是他特地前来探亲的。发稼自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在墓地祭奠母亲的时候，曾声泪俱下地说：“妈妈，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您了……”那时，我和汪习麟都将此话当作笑谈，即使这一次见面，我俩依然与他相约，下次在五星级宾馆接待他。他也意外地允诺了。哪知，这次见面倒是真正的最后一次，发稼就这样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走了。

凡夫说：“发稼，一位难得的好人。可惜走早了。”许多他生前的好友都很怀念他。人间自有真情在。发稼走后，金波第一个写了怀念文章，随后，我又读到束沛德、高洪波、张晓楠、萧张、张菱儿、安若水、刘希涛等人的文章。但我始终没有写片言只语，心里总有一种愧疚之感。在发稼逝世四周年之际，我写出这篇怀念文章，借此告慰我的挚友、我的知己、我的兄弟。

（作者系儿童诗人）

Advertisement for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中国文艺评论) journal, including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contact details, and a list of books for sale from Nanjing East China Book Company (南京远东书局).